

引子

大清朝早期的皇帝爷们，戎马倥偬、励精图治，疆域辽阔，治下无不臣服。直到慈禧垂帘听政的时候，大清朝仍然拥有朝鲜和越南两个海外藩属国。朝鲜在东北渤海方向作为屏障，越南在南部作为中华威仪的延伸。它们作为大清朝的藩国不同于后来西方列强的殖民地，对他们的统治只是象征性的。大清朝皇帝册封这两个藩国的国王，至于国王怎么产生大清朝不管，但换了国王要到大清朝来说明，要换文。如果藩国遭遇外扰内乱请求大清朝恩护，大清朝便要出兵帮助，这是藩属国有难。

法国殖民者早就觊觎东方中国这块肥肉。他们派船东来，首先想落脚中国的台湾。第一艘登上台湾的船是商船，声称在海上遇到了风暴，登陆后向当地政府要求：给予他们一张牛皮大的地方避难。当地政府批准了他们的要求，派人给他们送来一张牛皮。过了十天，法国舰队来了，要求进入法国人在岛上居住的地域。原来，先来的法国人把那张牛皮剪成细细的牛皮条，连在一起，在岛上圈出了五平方公里的土地。土地外是能停靠大船的几百米海岸线和深水港湾。对法国人的无赖行径，台湾巡抚刘铭传坚决抵制，不予承认。法国将军孤拔见阴谋没有得逞，遂付诸武力，命令舰船向岛上开炮。由此爆发了中法台湾战争。

台湾巡抚刘铭传带领军民万众一心抗击侵略，将法国入侵者赶出了台湾岛。

可是法国人并没回老家，绕道占领越南，企图从越南北侵，觊觎大清朝的云南、广西……

这一年是一八八五年，面对法兰西的吞并，越南国王求助大清朝。大清朝派兵驰援，在云南和广西中法两军对峙……

清军并非都是怕死之辈，云南总督岑毓英出征前就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。

广西边境镇南关外，阳春三月料峭的春风，吹得黄龙旗呼喇喇震响，阴

沉沉的天空，黑云翻滚，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。

镇南关总兵冯子才赤膊立于阵前，手中握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大铁刀，两条长长的眉毛拧在了一起，眼里闪着愤怒的寒光。在他身后是黑压压的一片清军，高、雷、钦、廉四府团练数万军马，拿着冷兵器和很少的火枪，“冯”字大旗在风中猎猎飘扬。

冯子才的两个儿子一身戎装，双双跪在他的脚下。长子将探到的敌情报告：“回禀父亲，法军五千，有新式来复枪，还有百来门大炮，来势凶猛地朝我们过来了，怕是就要开炮了！我们火器不多，射程不够，跟他们这么打，会被他们砍瓜切菜的。”

二儿子也不无担忧地说：“爹！我看只有玩命冲了，逼近红毛鬼，跟他们肉搏，近战方能取胜。爹，您督战吧！由我和家兄在前面冲锋陷阵就是了。”

冯子才凛然的脸上掠过一丝笑，对儿子，也是对众将士说：“我冯子才已经年过七十，到了这把年纪，阎王爷没派人来叫，已经是开恩了。我冯家世代都是铮铮铁汉，我两个儿子也不孬种，今天我们一家生死交给阎王，要为朝廷尽忠了！”

长子站起身来道：“父亲，儿子明白，我们拼了，我们父子兵为大清朝掉脑袋了咯。”冯子才语气坚决地说：“稳住！”

法军阵地，集结着穿青色军服、排着整齐队列的法兰西军队，阵地上炮口高昂，炮手擎着火炬站在火炮后位上。

两方对峙着，大战前的战场，鸦雀无声，只有战旗迎风飘扬。

法军指挥官抽出战刀，以优雅的姿势从空中向下一挥。

他们的民族英雄拿破仑就曾经这样挥舞着战刀，他们的炮火几乎征服了整个欧洲，给法兰西民族带来了极大的荣誉。

法军炮手点燃炮捻，轰！炮弹飞出，落在清军阵中，数名清军倒下。法军排成方阵，向清军压来。法军炮队的炮手，在指挥官的口令下，调节大炮射程距离。轰轰轰，炮弹不断在清军阵中爆炸……

清军开始伤亡累累，军心动摇。有士兵哭了，有士兵疯了，有士兵尿了，有的想跑……督战官砍死了几个临阵脱逃的士兵。

冯子才咬牙切齿，猛然扯掉几根花白的胡须，扔向空中，把大刀一挥，大叫：“大清国的将士们，不怕死的，冲啊！”

年过七旬的冯子才第一个冲向法军，两个儿子也挺着腰刀，眦眦俱裂，冲向敌阵。

冯子才的大儿子咆哮着：“弟兄们冲上去死啊，在这里等着他们杀不如

砍倒一个算一个啊！”

清军的将士们被老将军的身影震撼和鼓舞，对死亡的恐惧，对敌人的仇恨，化作了一种可怕的力量。士兵们发出强大的吼声，如同山崩地裂一般，他们潮水般地扑向法军阵地。冲锋的怒吼声在山川原野震荡，空谷回声，如狂飙，似海啸。法军士兵被震慑住了，一个个惊恐万状，连队形也乱了。在督阵指挥官的威逼下，法军士兵胡乱地放着枪，后面的一个斜眼士兵竟把前面的士兵击毙。指挥官大叫着跑过来，挥起战刀劈了下去，血光飞溅，乱放枪的斜眼士兵倒地而亡，其他士兵再不敢退缩，恢复了进攻的队形。

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浴血之战。清军踩着同伴的尸体冲到了法军方阵之中。士兵们血肉相搏，刀光剑影。

.....

鬼哭神泣，天地动容。刚才还喊杀声震天的战场，突然死寂一般。冯子才拄着大刀，摇摇晃晃地终于站稳了，他的眼前还是一片血，血红……

儿子在叫他：“爹，爹，咱们胜了，胜了，法国红毛鬼都逃了。”

冯子才四下望着，都是他的士兵，很多倒在地上，有呻吟的，有肝脑涂地的……

这是一场惨胜，但重要的是乘胜追击。冯子才大声呐喊：“我大清是不可战胜的！冲啊，直取谅山！”

此时此刻，老将军成了战神，他的存在就是胜利，就是大清国的尊严和荣誉。倒在地上的、呻吟在路边的受伤清军士兵挣扎着爬起来，跟着冯子才冲向越南境内的谅山要塞……

越南的老街那时候被称为保胜。清军占据保胜后在那里安营扎寨。

在清军的前面，还有一支非官非民的队伍——黑旗军。黑旗军的头领是刘永福，他们本是太平天国的旧部，太平天国失败后，黑旗军颠沛流离，在越南境内扎了根。这支武装怀有强烈的民族情结，国难当头的时候，大清朝廷也想起了利用他们。

黑旗军黑衣黑裤头裹黑巾，黑色的大旗上有银白色的北斗七星，士兵们神情凝重，手中拿着大刀长矛，握着从法军手上缴获来的火枪，严阵以待。面对法兰西的军队，他们心里充满了胜者的自豪，因为跟法军的数次非正式冲突，黑旗军都占了上风，在黑旗军眼里，法军就是手下败将。即将到来的中法两军决战，黑旗军被云南总督岑毓英摆到了先锋的位置。

首领牛六，袒露着一只膀子，露出身上的刺青纹龙，一口闪着寒光的长

剑插在脚前的地上。他脸上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，下巴还泛着青光，瞪着牛似的眼睛，望着前方，只等一声令下。

一个年轻的黑旗军士兵蹲下来，用手轻抚早春的一朵黄花，新婚的他把战场上这朵小花当成妻子的面容。在他的心里，一定要打赢这场仗，家中妻子，正翘首望郎归呢。

中军宝帐外，云南总督、巡抚岑毓英大声喊：“摆酒！”这是大国派遣军统帅的礼仪。校卫在一溜长桌上摆好酒碗，另一校卫抱起酒坛往碗中倒酒。岑毓英把酒一一捧给牛六和各位将领，自己也端起一碗：“诸位将士，我大清泱泱大国，物华天宝，英雄辈出，岂能让洋夷玷污我大好河山？！各位将士，为国用命的时候到了！”

牛六和众将应道：“保卫河山！为国用命！”

紧接着三军齐声呼应：“保卫河山！为国用命！保卫河山！为国用命！”声音如春雷滚过山岳荡起回声。

岑毓英高喊一声：“干！”众将官一饮而尽。岑毓英将空碗掷于地上，以示与敌决斗，宁玉碎，不瓦全。

岑毓英问牛六：“牛将军，还等什么？”牛六把长剑一挥，黑旗军嗷嗷大叫着冲向敌阵。

如一股黑色巨浪的黑旗军朝法军横扫过去。在黑旗军阵后，是一支鼓乐队，他们吹着喇叭、笙管笛箫，打着锣鼓，旋律高亢激越。一个乐手被炮弹的气浪掀倒，满脸灰土的他爬起来捡起乐件，追上伙伴继续前进。

黑旗军的大炮轰击着法军阵地。法军士兵的尸体和被炮弹撕碎的军旗一起飞到半空，又落下来……

也许这一年大清朝国运不错，冯子才攻克越南重镇谅山，岑毓英进逼河内。跟法国人的这场较量，军事上节节胜利，取得了当年对外交战少有的大捷。

法军哀鸿遍野、一片狼藉，他们感到末日的召唤，看到了死亡的影子……

法国议会大厦里，上议院的议员们正在辩论，一议员侃侃而谈：

“我们反对这场战争，高贵的法兰西民族的血，毫无意义地洒在了遥远的东方，我们的人民要求本届政府给予解释！”

台下的议员们窃窃私语。一位议员站起来挥动着胳膊，争论道：

“我对霍克先生的话不以为然，海军上将孤拔虽然在台湾输给了狡猾的

刘铭传,但是英勇的法国陆军已经占领了整个越南。我们就要进占广西和云南,那里有富饶的物产,正是法兰西需要的!英国已经割占了中国的香港,葡萄牙得到了澳门,俄罗斯夺取了西伯利亚和伊犁附近大片领土!我们必须让清朝皇帝承认越南是我们的殖民地,中国的西南属于法国!我们就是要出兵占领那里,占领,占领……”议员说到后来,挥舞双臂,疯狂地跺脚,歇斯底里般狂叫。

突然,两位议员举着电报闯入上议院,挥舞着电报纸张大叫:“来自越南的电报!耻辱!耻辱!我们战败了……”

愤怒的巴黎市民纷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。他们抬着棺材,喊着口号:“下台!下台!政府下台!停止战争!让我们的孩子回家!”

总理费茹神情沮丧,在一群记者的簇拥下,走出爱丽舍宫。记者们问他对法军在越南战败的态度,他站在高高的台阶上,面对众多的记者和示威者说:

“女士们,先生们,现在我向大家宣布一个最新消息。由于我们跟一个东方国家战争的失败,法国蒙受了耻辱,我向全体人民宣布,我辞去总理的职务。但是,我们对中国的征服,是不会因为一两次战争的失利而停止的!我们还要继续下去,不管谁来主持爱丽舍宫,他也还要继续对中国进行征服用兵,只要他是法国人!”

示威者不等他说完,高呼:“下台!下台!不要再丢法兰西的脸了!”

电报在那个年代,还是极其稀罕的玩意儿。云南境内更无此洋夷之物,与外界的通讯靠几匹快马。俗话说,云南在天上,一日高一丈。日行千里的骏马在云南一天也就走个百十里。走百十里路,海拔还要升高一丈。

一座驿站大门打开,快马驰入,马上的驿卒喊着:“八百里加急!快换人换马一路进京。镇南关大捷!宣化大捷!临洮大捷!”

驿站里马上出来一名新驿卒,牵出一匹备好鞍辔的马。接过马上驿卒的公文袋,策马扬鞭,绝尘而去。

每一百里设一驿站,“八百里加急”这样的公文每站换人换马日夜兼程。驿卒路过一座城池,守城的清兵给驿卒的牛皮水袋加满水后问他:“战报什么时候能送到京城?”驿卒说:“日夜不停地跑,有半个月的时间就到京城了。”

北京紫禁城储秀宫里,退了朝的慈禧太后在宫中小憩,歪着身子斜躺在东暖阁的绣床上。一个小太监坐在床前矮几上,轻轻给慈禧捶腿,门外静静

地候着一群宫女和太监，谁也不敢弄出一点声响。一个宫女嗓子痒痒，急忙用手绢捂住嘴巴，躲到一边去轻轻咳嗽。院心值班的太监狠狠地白了她一眼。

储秀宫门外坐着大管家李莲英，一个太监弯着腰，迈着小碎步，跑到他面前。刚要开口，李莲英摆手制止，带他到一边小声问：“看你慌里慌张，有什么事？”太监细细的嗓子回道：“李鸿章大人求见！”

慈禧其实并没睡，她轻轻哼了一下，说：“让他进来吧。”

李鸿章进殿，跪在慈禧的脚前，轻声禀告：“老佛爷，前方的消息来了！”

慈禧问：“胜了败了？”李鸿章回答：“胜了！”

慈禧倒是愣住了：“胜了？”

在天津法国领事馆，大清朝军机大臣李鸿章带着一班清朝官员进入领事馆，双方谈判代表在一张长条桌前坐好，李鸿章对面坐着法国公使福柯。

其实，谈判已经好几轮，双方已商定了有关条款，只等最后一轮签字生效。李鸿章这班大臣的意思，是趁着法国人在军事上吃了亏，赶紧与他们签定和约。对于法国人提出的条件，只要他们不狮子大张口和得寸进尺，只要不让大清朝太难看，能答应就答应他们。

李鸿章首先开口：“福柯公使阁下，奉大清皇太后叶赫那拉氏的圣命，下官李鸿章为特命全权大臣，特来和谈签约。”福柯拿出了条约，递给李鸿章说：“这是双方最后商定的条款，就请伯爵李大人签约盖印吧？”李鸿章再一次看过条款后，从袖口里哆哆嗦嗦拿出了清朝龙印……

大清朝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占领，不再拥有对越南的宗主国地位。大清朝同意开放中越边境，同意法国人在云南经商，在蒙自设立通商口岸。天朝大国的西南门户，就此打开了，云南由此成了法兰西的势力范围……

其实跟法国签约还闹出了一点风波，那就是军民不服，一些大臣也不服。原因是朝廷打胜了，为什么还要出让越南、开放西南门户呢？

慈禧当时正在喝茶，闻听下面的怨言，放下茶碗，说道：“都是云南那边没电报，我们被法国人给诓了，说我们打败了，就签了对自己不利的约。约都签了，云南的战报才送过来，知道也晚了啊。”慈禧歇了歇，又慢慢地说道，“就算我朝廷通了电报，提前知道了这个信儿，也得签同样的和约，这叫‘见好就收’吧，要是再打下去，只怕输得更惨，安定是大局！听说洋人要在什么蒙自县开关？让岑毓英在京城和云南之间架上电报。看来这电报是比马快，让他自己筹银子吧，以后有事，痛痛快快地直接把信儿传过来，别磨磨蹭

蹭的……”

大清朝在中法战事上的“不败而败”，令云南总督岑毓英十分郁闷。老佛爷同意架设电报线，在河口、蒙自、昆明和京城之间建立有线电报的联系，这是中法之战给云南带来的为数不多的好处。另外，这件事确实让大清朝很没面子，朝廷对中法和约秘而不宣，相当长的日子里，老百姓并不知道中法签了这么一个“约”。有些官员在李鸿章面前有微言，他的托辞就是我们没有电报，没有接到前线大捷的消息，被法国人骗了。但是对于云南人来说，这个约是瞒不住的。

把“不败而败”的责任归结于云南和京城之间不通电报，算是造了件奇闻。

还有一件事，那就是蒙自升格，这里要迎接外国人了！清廷设分巡临安开广道，下辖临安府、开化府和广南府，兼管即将正式开关的蒙自海关关务。由此，蒙自成为云南近代史上的滇东南军事、政治中心。

蒙自开关的事筹备得紧锣密鼓，法国领事馆开始划定地皮筹建。普通百姓对此都有惊恐，洋人来了，洋人是要杀人放火的。

战事停了，蒙自安静了一阵子，绿营兵都撤走，黑旗军也被朝廷遣散。打了胜仗却被勒令裁掉，黑旗军认为是卸磨杀驴，可是对朝廷没辙。刘永福带着核心力量去了台湾，帮助清政府驻守那个经常引起战事的岛屿。



云南蒙自县衙门口的鼓被敲响：咚，咚咚！鼓声激越。

鼓声中伴随着洪亮的呐喊：“我为大清朝喊冤，我为大清朝喊冤！”

蒙自百姓被这鼓声和呐喊震撼了，纷纷前去观看。击鼓的是程授先十七岁的儿子程华强，那个一文不名几乎要出去讨饭的读书人。

就这么一个人，他怎么敢替堂堂的朝廷喊冤呢？

蒙自在云南的东南方向，西连个旧，北接开远。汉武帝元封二年这里就建了县，时称贲古县，属益州郡。大清朝的时候，蒙自仍然是个县，虽处于边陲，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，颇积累了几分厚文的风气。

程华强土生土长在蒙自，也曾经是读书人的父亲程授先对他寄予厚望，想他金榜及第，光宗耀祖。可他对读书并没有多大的兴趣。程家在蒙自县城也曾是大户人家，有房有地有店铺，吃的是鸡鸭鱼肉粳米饭，穿的是长衫马褂绫罗缎。自从程授先抽起了大烟，几年的工夫，店铺易主、地产改户，偌大的家业化作一股青烟。房里空了，院里空了，大宅门抽巴成小院落，小院落抽巴成两间老屋，两间老屋会不会抽巴没了也很难说。

看着家里剩下的两间老屋和几亩薄田，程华强恨大烟，恨洋人。是洋人带来的鸦片大烟冲了家、害了父亲，害得他一落千丈，不得不穿破衣烂衫，不得不吃粗米糙饭。洋人他没见过，那些去越南跑生意的人见过，说洋人也不可怕，有时候还不如越南人机灵。可是洋人卖给中国人大烟这一条，让他恨之入骨。现在大清朝打了大胜仗，法国鬼子成了手下败将。程华强内心激动万分，就好像自己亲临前线，亲自指挥了这场胜仗一样。

蒙自县城鞭炮齐鸣，锣鼓喧天，城门张灯结彩，百姓在街道两侧排列，箪食壶浆，欢迎清军、黑旗军凯旋班师。程华强身着补丁擦补丁的长袍，十分兴奋地站在人群中东张西望。突然锣声响亮，人们都回避到街的两边，威仪持重的知县郑志清坐着轿子，带着一班衙役，来迎接班师的清军和黑旗军。

黑旗军将领牛六首先到来，郑志清高叫着迎上去：“牛将军辛苦！”牛六抱拳为礼，笑着寒暄：“郑大人率全县百姓出城迎接黑旗军班师，在下实在荣幸！”

郑志清忙拱手还礼：“黑旗军、滇军将士在前方奋勇杀敌，血染疆场，才保住边关县城安宁。蒙自知县郑志清代表全体百姓，感谢大军！来，请饮这碗庆功酒！”

郑志清端起酒碗，黑旗军和清军将士们也端起酒碗来。郑志清道：“祝我大清朝万世永康，威仪天下！诸位将士，请！”

将士们一饮而尽。郑志清又向众人说道：“本县要在城中建立昭忠祠，褒扬祭奠为国捐躯的四千英烈！来，请大军接受我蒙自县民的敬仰，请，尽情享用！”

在一片敲锣打鼓声中，蒙自县的百姓把自家预备下的好吃好喝全都送上，士兵们的怀里塞满了鸡蛋和果品。

城墙脚下一个说书人在绘声绘色地说书，围着的人水泄不通。

“话说台湾巡抚刘铭传，镇南关总兵冯子才，云南总督岑毓英运筹帷幄，戎马倥偬，渴饮刀头血，睡卧马鞍梁，敢叫强虏灰飞烟灭，再也不敢上前。诸位，你们有所不知，这岑毓英、冯子才不是凡人，乃是诸葛亮、关云长转世！岑毓英羽扇纶巾，稳坐中军宝帐；那冯子才，两军阵前，大刀一挥！哇呀呀呀……一声大叫，冲入敌阵，大刀一抡，前三后四左五右六，那些法国鬼子，挨着死，碰着亡。再说那法国鬼子，红眉毛绿眼睛，长满黄毛的爪子端着洋枪洋炮，逃回到越南谅山山头之上，老将冯子才带领父子兵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、三节棍七节鞭弩箭流星锤，排好一字长蛇阵，紧追不舍，一直追到谅山。这一仗，双方直杀得天昏地暗，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！自我朝道光年间，就有英法蛮夷用洋枪洋炮打开我门户，逼签不平等条约，这回前方打胜了，终于等到洋人给我们割地、赔款的一天了……”众人听到此，无不欢欣鼓舞，掌声雷动。

人群中的程华强看着热闹，脸上却有着不同于常人的神态气度。突然，他被人拉住，转身一看，竟是刘漠沙。

风光至极的刘大少爷身着绫罗绸缎，笑嘻嘻地看着程华强，言语带着挑衅和嘲讽：“干什么呢？也要跟着凑份热闹？走，到我家那边去热闹热闹吧，也好过在这人堆儿里挤来挤去的。”看着刘漠沙阴阳怪气的表情和揶揄的言语，程华强的脊背不自觉地梗直了。

程家和刘家世代居住在蒙自县，这两家父辈有冤仇，程华强这个书生怎么会到仇家去凑热闹呢？可刘漠沙却偏偏要拉他去：“走吧，走吧，热闹热闹，你一定饿了。我说一声，我爹不会不给你吃的！”

刘漠沙的父亲刘洪武差家人在门前摆着长长的一溜桌子，上面山珍海味，应有尽有。他们极尽张扬地显示富有和对凯旋将士的慷慨大方，引得过路人无不交口称赞。

走到刘家门口，刘漠沙见到父亲赶紧放开了程华强。程华强退到一边，整整衣冠，把《论语》小心塞进怀里，愤愤自语：“今日我且饶了你，你刘家欠我程家太多，一笔笔都给你记到账上，总有一天爷会找你们父子彻底清算的。”程华强对着刘家热闹的局面啐了一口，扭头扬长而去。

城门处，又来了一队清兵，百姓们热情洋溢地围上去。程华强也在人群中，突然他想起什么，转身挤出人群。

程华强急急赶回家，哗啦一声推门而入。程授先睁开眼，看到儿子翻箱倒柜找东西，“你、你、你找什么？”

程华强东翻西翻地翻出了两个铜板。程授先翘起着过来争夺：“别，那是我买烟土的！”

程华强紧攥铜钱：“爹，外面大军班师回朝，蒙自县百姓全都上街犒劳勇士，可我们……”

程授先哆哆嗦嗦地指着橱下说：“还有一碗米线，你拿去。”程华强愣了一下，把两个铜板拍在桌子上，弯腰去端米线。父亲急忙哆哆嗦嗦把两个铜板攥在手心里，程华强心里的气不打一处来，转身跑出了门。

程华强小心地端着米线走在街上，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子，很不是滋味。自己是一个读书人，不能连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不如。今天，蒙白人感到荣耀，清军打败了洋人！洋人不来，大烟就进不来，他爹不抽大烟，家就还有希望，所以，他一心要慰劳凯旋的将士。尽管这碗米线太寒碜了，可这是心意，他对自己解释，这是“礼轻情义重，千里送鹅毛”。

黑旗军首领牛六洋洋自得地走过来，立时被人群团团围住。程华强挤过去，一撩马褂下摆，端正跪下，将米线高举过头顶：“大人，小生送上一碗米线，不成敬意！”

牛六望着白白的米线，上面没有一丝调料，再看看程华强，身上的衣服擦着补丁，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。突然斜刺里出现一把扇子把程华强的米线拨开，原来是刘漠沙。

刘漠沙对牛六抱拳说：“牛将军，牛大人，鄙人不才刘漠沙，请到我家品尝为大军和众将士特意做的满汉全席！”

程华强站起来瞪着刘漠沙大声说：“蒙自的米线，天下一绝，如筋如玉，

一碗米线敬献凯旋的将军，这代表草民的一片心！”说着再一次把米线举到牛六面前。牛六对程华强一抱拳：“公子的心意我领了。”说完跟着刘漠沙走了，人群也呼啦啦地跟着众将士往刘家走。

刘漠沙，你是成心跟我作对啊？！程华强忿忿不平。

他蹲在地上，望着眼前摆着的米线自言自语：“军爷大人不愿吃没有鸡汤的米线，你可知道这碗白米线是我家三天的口粮啊？”他咽了一口唾沫，从怀里拿出一双筷子想去挑米线，忽然想到还没有吃饭的父亲。他赶紧回家，把这碗米线端了放在父亲面前。程授先羞愧地哭了出来。

“爹，你饿了吧？你快吃吧。”

程华强拿起《论语》，咽口唾沫，离开家门。

这些日子程华强怎么也静不下心来。他想知道打了大胜仗的朝廷会不会要法国人割地赔款。他甚至替朝廷盘算好了，割地咱们不要，就要银子。大把的银子拿进来，分给那些没地的农民去买地。还有就是让法国人跪下来向中国人赔罪，他们以后决不能再向天朝卖鸦片了！

然而这一天，窗外传来一阵阵喧闹，间或几声炮响。他站起来把耳朵贴在窗口听，外面传来喊声：“洋人来了，洋人来了！”

“爹，肯定是团勇押着俘虏的洋人过来了，我出去看看！”程华强放下书本，着急忙慌地跑出屋。

街面上人很多，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人们都朝县衙门方向走。程华强随众人来到县衙外，这里聚集着很多百姓，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：

“朝廷跟法国人签约了？”

“不知道签的是什么约？”

“打胜仗也签约吗？”

“签约就没什么好事。”

一个衙役出来在墙上贴告示。程华强挤上去问衙役：“官爷，朝廷和法国人签了什么约了？”衙役回答：“我大清国跟法兰西签订了《中法新约》。”

衙役贴完告示走了。程华强挤进人群。围看告示的有人念道：

“……承认法国人占领越南的事实，同意法国人在广西龙州、滇南、蒙自开关设领，允许法国人在云南境内任何地方做生意！蒙自为海关，文山、蛮耗、河口为分关，迎接法国领事馆进驻蒙自……”

程华强看着告示，突然喊出来：“不对！不对了，弄反了，弄反了！”

说话间，一群法国人在还未上任的领事弥乐石带领下，由清军引路，进

入县衙。百姓中有人喊：“洋人！”众人扭头看去，一群黄头发蓝眼睛的法国人目中无人地走进县衙大门。百姓们一个个面面相觑……

程华强抄起县衙门前鸣冤鼓的大槌，猛然敲起。

咚，咚，咚……鼓声震动着蒙自县衙。

衙门里，弥乐石拿着蒙自县的地图，瞪着眼对郑志清说话。翻译道：“法兰西共和国首席领事弥乐石说：我们就在蒙自县城门外的草湖边上修建领事馆，请知县大人恩准！”

郑志清感到大受侮辱，拿起毛笔在文件上签了几个大字，把文件下面的条款都盖住了，然后把文件推给弥乐石，轻蔑地说：“请！”

弥乐石指指地图上南湖那片地方，又通过翻译说：“以后这里就是法国领土，伟大的法国士兵将进驻这里，保护法国利益和法国公民的领地安全！”郑志清听完翻译的话，强忍着愤怒，“你们还要带兵来？这恐怕不妥吧，建的是领事馆，又不是兵营，怎么能派兵呢？不妥不妥……”

咚咚咚，咚咚咚！鼓声越发急促……

程华强义愤填膺，狠狠地在县衙前击鼓鸣冤。鼓声激昂，呐喊震天：

“冤冤冤！大清冤！大清冤啊——”

郑志清被鼓声吵得心烦意乱，弥乐石也有些惊诧。郑志清大声问：“外面是怎么回事？衙役站在大堂口禀报：“报！有人喊冤！”郑志清脸色十分难看，大声吩咐：“带他上来！”

程华强跟着衙役走进来，大堂口许多探头探脑的百姓。程华强往大堂中央一站，毫无惧色，大声说：“县太爷，我程华强告状申冤！”

郑志清看去，这一个青年，清瘦挺拔，眉宇之间凝聚着一股子英气，身上是擦满了补丁的旧马褂，可洗得干净。鞋子也很旧了，但也收拾得利索。手里还拿着本《论语》。年纪轻轻，却毫无畏惧的神色。郑志清不由得在心里有点暗暗的喜欢。

郑志清端出县太爷的架势发问：“你是……”

“蒙自读书人程华强！”

“跪下！你有何冤屈？”郑志清呵斥。

程华强回答：“本人无冤，是为大清朝廷喊冤，所以我不能跪！”

郑志清一怔，随即高喊：“你……胡言乱语！跪下！”两个衙役过来按着

程华强，可他倔犟着就是不跪。他挺着胸脯说：“我为大清江山社稷喊冤，为何要跪？”

郑志清把惊堂木拍得啪啪响：“无论你是谁，无论你给何人喊冤，到本县大堂上来告状，你都要给我跪下！”程华强大声疾呼：“知县大人，大清江山，就要被糟蹋没了！”

“大清的江山是圣上的！你小小的一介草民，竟然击鼓为大清朝廷喊冤，你把自己放在哪里，朝廷放在哪里？”程华强带着哭腔喊：“大人，朝廷就是不该签这个约呀！我身为大清学子，痛心疾首！”

郑志清见面前这个年轻学子忧国忧民、奋不顾身，不由得有了恻隐之心。外夷侵入，国将不国，朝廷只是一味求和，如此下去，国之将亡不远矣！遂放轻语气和颜悦色地对他说：“你不好好读书，前来闹事，可知道，本县完全可以治你诳言惑众、对抗朝廷之罪！但念你年轻气盛，姑且不究，下堂回家去吧。”

程华强非但不走，还在陈述，“知县大人，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，为了国家，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！我请县太爷报请总督，禀告皇上，不能签这个约！不能让洋人进来啊！”

郑志清见执拗的程华强不听劝，立时动了气，“转告总督大人？禀告皇上？你一介书生，哪里有你说话的地方，还不给我下去！”

程华强又分辩道：“县太爷，你手上有兵，把那些洋人都赶出去啊！让洋人进来，那是引狼入室，国将不国了！你怕朝廷怪罪吗？你怕得罪洋人吗？文天祥说：‘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！’”

郑志清一拍惊堂木，程华强仍不示弱，大声喊道：“你不转达民意，又不驱逐洋人，就是忠奸善恶不分；只想保官，是只顾自己的小人！”

郑志清简直被气坏了，朝衙役们高喊：“来人！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黄嘴小儿给我关进大牢！”

程华强跳着脚高喊：“不服，不服！就是杀了我，千刀万剐也不服！为什么？为什么大清朝要‘不败而败’，自寻其辱？为什么打了胜仗还要签屈辱的条约？为什么中国人的腰杆就是直不起来？都是因为你们这些窝囊废的官！不为民做主的官！”

程华强直到被拉下堂去还不停地喊着。郑志清回头，看到了趾高气扬的弥乐石和几个法国人站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。弥乐石一边鼓掌一边说：“我终于目睹了一场东方式的审判。”

郑志清颓然坐在椅子上，险些气昏过去。

二

琳琅满目的越南和法国商品堆积在蛮耗码头上。苦力们破衣烂衫，多数光着脊梁露着黑褐色的皮肉，他们排成长列，扛着巨大的箱包，一步步艰难地走在长长的跳板上。

蒙东照和女儿蒙子慧走了过来。蒙东照一身白色纺绸裤褂，头带巴拿马草帽，脚蹬黑色马靴，手提着一根马鞭。蒙东照不是一般的商人，是猎户出身，早年练就了一身好武艺，后来改做镖师，为来往客商押运货物。他胆大心细，镖押得好，结识了三教九流，边境上的黑旗军，越南的官军，这边的大清团练，甚至有不怎么坏的洋人也都成了他的朋友。年纪大了后不再押镖，索性自己做起了生意。

蒙子慧也不凡，生得弯眉大眼，匀称挺括的鼻子下，有一张薄唇和棱角分明的下巴。她头上戴着白色的大檐洋帽，帽檐上装饰着几朵淡紫色的蔷薇花；上身穿白色软缎带襟窄腰宽袖小袄，上绣大朵蓝色玉兰花；下身穿白色软缎宽脚裙裤，脚下一双红色麂皮靴，完全是一副西洋女子的打扮。

眼下蒙东照正忙于修建自己家的瓷窑。他早年向越南贩运瓷器，多从景德镇进货，虽然获利颇丰，但相当辛苦。瓷器这东西，路途一远就难免碰撞破碎。再说，景德镇那样好的瓷器，价钱也高。蒙东照遂产生了自己建窑烧瓷的想法，从景德镇重金请来了烧窑的张师傅和他几个得心应手的徒弟，买下一块荒坡在上面置新窑。

14

父亲建新窑，女儿也跟着忙。蒙子慧长得漂亮，又聪慧过人，嘴甜得像蜜糖，加上她还有点西洋人的做派，令新来的张师傅很喜欢她。

看着货船远去，蒙东照在堆积如山的货场上感慨万千：“从此以后，我个旧的大锡可以从蛮耗装船直达北圻了！蛮耗日后必当有繁华的一天。”

“爹，朝廷被逼着开了蛮耗港口，是不是也算给百姓带来点便利呢？”

蒙东照摇摇头：“只怕是从此后，洋人进出我们大清的国土也就更方便了！”

马帮到个旧去接矿砂。傍晚时分经过蒙自城，父女俩议论着瓷器。蒙东照嘱咐女儿，以后自家的瓷窑可要多操心。蒙子慧问：“爹，咱们自己烧的瓷器，能有景德镇的好吗？”蒙东照说：“自是赶不上景德镇的瓷。可往越南发的货，有差不多的成色就行了，那边百姓穷，东西太贵卖不动。咱们自己烧瓷，降低造价运费，货源也有保证，可谓对路子。”

蒙子慧说：“爹，咱家的瓷窑开了，我也要学着做瓷器呢！”蒙东照开心地说：“好，好，我的女儿啊，你做的东西爹都不卖，留在家里当宝贝！”

父女俩在城边下了马，牵着马缰走在马帮的后面。走在前面的是管家江永年。突然，马队中有马惊了，惊的那匹马拖着马车狂奔起来。马队炸了窝。

蒙东照大喊：“永年！快拉住马！”江永年急忙跑上去拉惊马。蒙子慧虽然是女儿家，却十分干练，上前一下子拉住一匹惊马，将其制服，但是还有几匹惊马直朝城里冲去，一些清军被冲倒。一位正在吃鸡腿的军爷，手上的鸡腿飞了，门牙也差一点掉了；还有一位趴在地上，看来是腰受了伤。军爷们爬起来恼羞成怒地大叫：“谁家的马，干嘛？欺负老子啊，啊？”蒙子慧有些着急地说：“爹，惹祸了！”几名清军提刀扛枪向马帮冲来。

江永年上前拱手向清军施礼：“各位军爷，息怒，息怒。”清军不分青红皂白把江永年踹倒，对马帮的伙计一阵拳打脚踢，又将马驮拉翻，锡矿砂撒了一地。蒙东照一见大叫：“哎呀！我的锡！”边喊边要出来保护，蒙子慧急忙拦住父亲往树后藏，“爹，现在讲不出理来。”

望着清军肆意殴打伙计、践踏货物，蒙东照已经红眼了，几次想冲过去都被女儿拉住了。他不觉把手伸进了装飞镖的口袋，他手里抓着镖，要打，可心里也明白，这一打就是对抗官军了，那样事情就不可收拾了。

巧的是，此时来了两个年轻人。为首的剪短发，着白色西装；另一个仆人模样，穿一身黑裤褂。白衣男子走到清军面前说：“几位军爷，算了吧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！”

一个清军上下打量白衣人，横眉竖眼地说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洋不洋，土不土的，究竟哪路货色？想挡横啊？”躲在树后的蒙子慧暗暗为这个男子担心。

白衣人说：“军爷，我们有话好商量。”那个清军想找茬儿：“商量，有什么可商量的？怎么商量？”白衣人说：“只要不出人命，怎么商量都行。”他转身对黑衣人吩咐：“范东，把箱子打开！”黑衣人把提着的箱子往地上一放，打开，里面是墨西哥鹰洋。

白衣人心平气和地说：“砸人东西伤人身体，不就是为了出气嘛，各位军爷，你们刚刚打了胜仗，为我等民众解了气，这些墨西哥鹰洋不仅可以出气，还能疗伤让人平安快活。要的话尽管拿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放过这个马帮吧，做生意的不容易；你们是得胜之师，更该爱民如子。更何况，放过他们，对你们并无大碍。”军爷拿起块鹰洋，咬了一口，证明是真货，随即骂骂咧咧地：“算了，算你会说话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放过他们。”

清军抓起几把银圆，骂骂咧咧走了。伙计们爬起来，收拾散落在地上的锡矿砂。

蒙东照从大槐树下转出来，对白衣人抱拳：“这位英雄，老蒙这厢有礼了！”

白衣人微微一点头说：“无妨，小事一桩。”说完，他转身对黑衣人说：“范东，我们走吧。”

“慢！请英雄留步，永年，拿银票来！”蒙东照叫住他们。

蒙子慧没说话，怔怔地望着白衣人脸红心跳。此时正是滇南的晚春，繁花似锦，飞鸟鸣唱。蒙子慧望着面前的白衣人，觉得天蓝云白，瞬间生出异样的情愫。十七岁的她，骤然手足无措。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，眼睛就是离不开他。

江永年拿出张百两银票，蒙子慧摇了摇头；江永年又拿出张百两银票，蒙子慧接过来还是摇摇头；江永年回头看蒙东照，蒙东照朝他点头，他又拿出一百两银票。蒙子慧接过银票走到白衣人面前，把三百两银票递给他。白衣人未接银票，微笑着摇了摇头，然后纵身上马。

“路见不平，伸把手，何须报答？”

蒙东照来到白衣人面前，一抱拳：“在下姓蒙，名东照，敢问英雄尊姓大名？”

“小生是越南人，姓范，名同舟，字振南。”

“哦？你是越南人，可你的汉话说得这么好！”蒙东照禁不住问。

范同舟回答：“家父是汉人，家母是越南人，我跟母亲的姓氏，是越南人！”

“明白了，明白了！”蒙东照摸摸胡子，他很赏识眼前的这个年轻人。

蒙子慧挤过来插话：“范大哥，你是不是要回越南去？”

范同舟望着这位漂亮的小妹妹，和蔼地说：“是啊，现在战火平息了，我可以回我的祖国了。”

“正好我们同路，我们到蛮耗，乘货船下河口，沿着红河直奔保胜呢！”

那个黑衣的范东也会说汉语，他上来拉拉范同舟的衣角，说道：“公子，我们走陆路快一些。”

蒙东照也诚恳地邀请：“范公子，如果你愿意跟我们结伴而行，在下是求之不得，反正也租了船，坐船下去，省了不少的颠簸啊。”

“谢了，老伯！我有急事，我们后会有期。”

蒙家窑建成的那天，蒙东照高兴得喝了烧锅酒，他也没忘了嘱咐江永年把从景德镇请来的几位师傅照顾好，衣食住行都要考虑周到，要让他们烧出好瓷！

蒙子慧在蛮耗的街市上转悠。在一个卖剪纸的摊子前停下，她拈起剪纸来，举在阳光下看着，禁不住赞叹：“真漂亮啊！”她买了剪纸回来，看到张师傅带着徒弟在陶轮上做泥胎。张师傅赤着上身，挂着一个褡裢，陶泥在他手上出神入化，转眼就成了各种形状的坯子。蒙子慧看得入迷。张师傅问道：“大小姐，要不要试试？”蒙子慧高兴地说：“我可以吗？”

张师傅说：“一看你就是个心灵手巧的。来，看着我！这样，看见了吗？手随心动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”

蒙子慧接过陶泥，脚踏转轮，做得上了瘾……

几天之后，蒙子慧在陶轮上做成了一个巨大的碗坯。张师傅过来了，指着碗坯乐道：“这是谁做的大碗啊？呵呵，大似水缸！”

蒙子慧偏不服气地说：“怎么？大似水缸不好吗？那是我做的！怎么样，叫天下第一大碗，如何？”

众人都乐了。天下第一大碗？“天下第一”都不是那么好当的，不过在这云南边陲，出个天下第一也不错啊，众人附和着。

张师傅说：“那在泥胎上写上‘天下第一大碗’！”蒙子慧倒也不示弱：“哼，写上就写上！”

张师傅急忙拦住她说：“等等，咱们先上好青瓷釉彩，再写上‘天下第一大碗’！”蒙子慧拿过彩釉，有点嬉皮笑脸地耍起赖来：“张师傅，你教我怎么写好吧？”张师傅说：“这很容易啊！”

“天下第一大碗”六个大字写好了，蒙子慧拿起剪纸，准备在碗上描出剪纸上的生动小人儿。

蒙东照来到作坊，让女儿和他立即去越南。蒙子慧临走前嘱咐张师傅：“烧窑的时候，别忘了我这只大碗！”张师傅说：“忘不了！”

蒙子慧急慌慌地走了。她没注意到泥碗中的剪纸小人儿把“第”、“大”